





開列  
第 2260  
卷 //

岡氏  
齋

異稱日本傳下之一引用書目

東國通鑑

今按中引元元集

異國號加羅事在此卷

異稱日本傳卷下目





異稱日本傳卷下

平安城

西峰松下見林

編集

東國通鑑卷之一

純誠明亮佐理功臣崇政大夫蓬城君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成均館事臣徐居誠等撰修

三國紀

新羅

高句麗

百濟

新羅始祖八年

漢甘露四年

倭來寇邊聞王有神德乃還

今按漢甘露四年當我崇神天皇四十八年崇神天皇無

征新羅事雖然日本書紀曰崇神天皇六十五年秋七月

任那國遣蘇那曷叱知今朝貢也任那者去筑紫國二千

餘里北阻海以在鷄林之西南垂仁天皇二年任那人蘇

末辛



東國通鑑卷之一  
異稱日本傳卷下



那曷叱智請之欲歸于國蓋先皇指崇神之世來朝未逃歟故敦賞蘇那曷叱智仍賚赤絹一百疋賜任那王然新羅人遮之於道而奪焉其二國之怨始起於是時也觀此則崇神天皇雖不征新羅新羅得罪于我朝起於此際矣終至神功皇后得征之蓋為任那征之也

三韓沿革昔上世我素盞烏尊與其子五十猛神入於斯羅國而不欲居之堯之時檀君周武王時箕子王之國號朝鮮久之大亂分崩至七十八所謂三韓者其強者也並列疆界弱吐強吞戰爭不息當斯時任那來貢我厚賜還之新羅遮道奪之自招仇餉之禍我數代先王不征之神功皇后靈聖聰明周行天下劬勞羣庶愛育萬民奉天神地祇命一戎衣問新羅罪已而亦哀新羅所窮全將戮之



丑辛

首授要害之地高麗百濟觀感叩頭永稱西藩不絕朝貢諸韓恐後之無不臣服於是韓地置日本府任宰以治之新羅當親戴我與天地不變而時逆天背盟違我恩義數侵任那至欽明天皇二十三年新羅遂滅任那自神功皇后以來五百九十三年任那之存如此永久也此非神功皇后之大神餘烈乎其後新羅滅百濟新羅亦降于高麗三韓失鼎峙之勢而高麗至宋不忘故舊朝聘無絕

漢鴻嘉元年新羅始祖三年春二月新羅遣瓠公聘於馬韓八年高句麗始祖十八年馬韓王讓曰辰下二韓為我屬國比年不輸職貢事大之禮其若是乎對曰我國自二聖肇興人事修天時和倉庾充實人民敬讓辰韓卜韓樂浪倭人無不畏懷而吾王謙虛遣下臣修聘可謂過於禮矣而大王反怒劫之以兵何耶馬韓王



愈怒欲殺之左右諫止乃聽還先是中國之人苦秦亂東夷  
馬韓者頗多與辰韓雜居至是寢盛故馬韓忌之瓠公本倭  
人初以瓠渡海而來故號焉

今按鴻嘉元年當日本垂仁天皇十年瓠公事無所見蓋  
瓠公以瓠渡海者非也日本新羅之間大洋遙隔風濤蹴  
天豈一瓠之所抗乎乃傳會神功皇后征伐故事也舉征  
伐故事如左

古事記中卷曰底筒男中筒男上筒男三神住吉大教息  
長帶比賣命日本紀作氣長足曰欲求新羅國則奉幣帛  
於天神地祇及山神河海之神我魂坐于船上而真木灰  
納瓠亦多作箸及比羅傳散浮大海以可度故如神教整  
軍雙船度幸時海原魚不問大小悉負御船而渡爾乃順

風大起御船從浪從御船之波瀾盪揚新羅國既到國  
於是新羅國王畏奏曰自今以後隨天皇命為御馬飼每  
年雙船不乾船腹不乾船檝共與天地無退奉仕乃以御  
杖衝立新羅王之門以往吉大神荒魂為國守神祭而後  
還幸

戊辰

漢王莽初始元年新羅南鮮王五年高句麗春正月新羅王以

戊甲

長女妻昔脫解脫解本多婆那國人國在倭國東北一千  
天鳳元年新羅南鮮王十一年高句麗倭侵新羅邊郡新羅

發六部勁兵千人以禦之樂浪乘虛攻金城急夜有流星墜  
於賊營賊懼而退屯關井上造石堆二十而去六部兵追者  
至關川見石堆知賊衆乃止

今按天鳳元年當日本垂仁天皇四十三年



卷之二

西 奏 漢永平十六年新羅脫解王十七年高句麗  
太祖王二十一年百濟婁多王四十六年 夏五月倭侵新  
羅木出島王遣角于羽鳥禦之不克死之

今按永平十六年當日本景行天皇三年

漢永壽三年新羅阿達羅王四年高句麗次太王十二年百濟蓋婁王三十年新羅置迎日縣初東海濱有入夫曰迎鳥妻曰細鳥一日迎鳥採藻海濱忽漂至日本國小島為王細鳥尋其夫又漂至其國立為妃時以迎鳥細鳥為日月之精至是置縣焉

今按迎鳥細鳥事證之我國史殆有近之事曰意富伽羅國王之子都怒我阿羅斯等得神石化為美麗童女後童女向東方去阿羅斯等乃尋追求浮海入日本國仕崇神天皇所求童女者為比賣語曾社神此事詳古事記童女

生世大奇不可以夏蟲論也又垂仁天皇三年新羅王子天日槍來歸蓋亦且精邪可觀其名以知之死為但馬國出石大社廟食於千古誠非凡人也愚亦謂我朝人呼外國稱曰伽羅者蓋外國人始來者都怒我阿羅斯等也乃意富伽羅國王子之子也爾來以外國總稱伽羅不獨稱中國也意富伽羅國東國通鑑作大駕洛國始祖名金首露後新羅滅其國號金官郡

卷之三

魏青龍元年新羅助賁王四年高句麗東川王七年百濟仇首王二十年夏五月倭寇新羅東邊伊食于老戰于沙道乘風縱火焚戰艦賊赴水死盡

今按魏青龍元年當日本神功皇后三十三年此年無與新羅戰事先是神功皇后元年征新羅即後漢獻帝建



六年也皇后舉兵三韓臣服神武靈異非人加之所及北  
沛然誰能禦之過化存神凜凜于千古不可不敬矣據國  
史記大槩如左日本紀仲哀天皇紀曰八年正月己亥到  
磯縣因以居樞日宮九月己卯詔群臣以議討熊襲時有  
神託皇后而誨曰天皇何憂熊襲之不服是脅之空國也  
豈足舉兵伐乎愈茲國而有寶國譬如美女之嫁有向津  
國眼炎之金銀彩色多在其國是謂拷衾新羅國焉若能  
祭吾則曾不血刃其國必自服矣復熊襲為服其祭之以  
天皇之御船及穴門直踐立所獻之水田名大田是等物  
為幣也天皇聞神言有疑之情時神亦託皇后曰汝王  
不信則汝不得其國唯今皇后始有胎其子有獲焉然天  
皇猶不信強擊熊襲不得勝而還九年春二月丁未天皇

忽有痛身而崩時年五十二即知不用神言而早崩  
時皇后傷天皇不從神教而早崩以為知所祟之神欲求  
財寶國是以命羣臣及百寮以解罪改週更造齋宮於小  
山三月壬申朔皇后選吉日入齋宮親為神主則命  
武內宿祢令撫琴喚中臣烏賊津使生為審神者因以千  
續高繒置琴頭尾而請曰先日教天皇者誰神也願欲知  
其名逮于七月七夜乃荅曰神風伊勢國之百傳度途縣  
之於五十鈴宮所居神名撞賢木嚴之御魂天疎向津  
媛命亦問之除是神復有神乎荅曰幡荻穗出吾也於尾  
田吾田節之淡郡所居神之有也問亦有耶荅曰於天事  
代於虛事代玉籤入彥嚴之事代神有之也問亦有耶荅  
曰有無之不知焉於是審神者曰今不荅而更後有言



則對曰於日向國橋小門之水底所底而木葉稚之出  
 神名表筒男中筒男底筒男神之有也問亦有耶答曰有  
 無之不知焉遂不言且有神矣時得神語隨教而祭然後  
 遣吉備臣祖鴨別令擊熊襲國未經決展而自服焉荷持  
 田村有羽白熊鷲者其為人強健亦身有翼能飛以高翔  
 是以不從皇命每略盜人民戊子皇后欲擊熊鷲而自糧  
 日宮遷于松峽官時飄風忽起御笠墮風故時人號其處  
 曰御笠也辛卯至層增岐野即舉兵擊羽白熊鷲而滅之  
 謂左右曰取得熊鷲我心則安故號其處曰安也丙申轉  
 至山門縣則誅土蜘蛛田油津媛時田油津媛之兄夏羽  
 與軍而迎來然聞其妹被誅而逃之夏四月甲辰北到火  
 前國松浦縣而進食於玉嶋里小河之側於是皇后勾針

為鈎取粒為餌捕取裳縷為縉登河中石上而投鈎祈之  
 曰朕西欲求財國若有成事者河魚飲鈎因以舉竿乃獲  
 細鱗魚時皇后曰希見物也希見此云故時人號其處曰  
 梅豆羅國今謂松浦訛焉是以其國女人每當四月上旬  
 以鈎投河中捕年魚於今不絕唯男夫雖鈎以不能獲魚  
 既而皇后則識神教有驗更祭祀神祇躬欲西征爰定神  
 田而佃之時引磯河水欲潤神田掘溝及于迹驚岡大磐  
 塞之不得穿溝皇后召武內宿禰捧劍鏡令禱祈神祇而  
 求通溝則當時雷電霹靂蹴裂其磐令通水故時人號其  
 溝曰裂田溝也皇后還詣檀日浦解髮臨海曰吾被神祇  
 之教賴皇祖之靈浮涉滄海躬欲西征是以今頭濮海水  
 若有驗者髮自分為兩即入海洗之髮自分也皇后便



分髮而爲鬻因以謂羣臣曰夫興師動衆國之大事安  
成敗必在於斯今有所征伐以事付羣臣若事不成者罪  
有於羣臣是甚傷焉吾婦女之加以不肖然暫假男貌強  
起雄略上蒙神祇之靈下藉羣臣之助振兵甲而度峻浪  
整艣船以求財士若事就則羣臣共有功事不就則吾獨  
有罪既有此意其共議之羣臣皆曰皇后爲天下計所以  
安宗廟社稷且罪不及于臣下頓首奉詔秋九月己卯令  
諸國集船船練兵甲時軍卒難集皇后曰必神心焉則立  
大三輪社以奉刀矛矣軍衆自聚於是使吾倉海人烏摩  
呂出於西海令察有國耶還曰國不見也又遣磯鹿海人  
名草而令覲數日還之曰西北有山帶雲橫組蓋有國乎  
爰卜吉日而臨發有日時皇后親執斧鉞令三軍曰金鼓

無節旌旗錯亂則士卒不整貪財多欲懷私內顧必爲敵  
所虜其敵少而勿輕敵強而無屈則奸暴勿聽自服勿殺  
遂戰勝者必有賞背走者自有罪既而神有誨曰和魂服  
王身而守壽命荒魂爲先鋒而導師船即得神教而拜禮  
之因以依網吾彥男垂見爲祭神主于時也適當皇后之  
開胎皇后則取石插腰而祈之曰事竟還日產於茲土其  
石今在于伊都縣道邊既而則搗荒魂爲軍先鋒請和魂  
爲王船鎮冬十月辛丑從和珥津發之時飛廉起風陽侯  
舉浪海中大魚悉浮挾船則大風順吹帆船隨波不勞楫  
楫便到新羅時隨船潮浪遠逮國中即知天神地祇悉助  
歟新羅王於是戰戰栗栗厝身無所則集諸人曰新羅之  
建國以來未嘗聞海水凌國若天運盡國爲海乎是言未



詔之間船師滿海旌旗耀日鼓吹起聲山川悉振新羅王  
遙望以為非常之兵將滅已國驚焉失志乃今醒之曰吾  
聞東有神國謂日本亦有聖王謂天皇必其國之神兵也  
豈可舉兵以距乎即素旆而自服素組以面縛封圖籍降  
于王船之前因以叩頭之曰從今以後長與乾坤伏為飼  
部其不乾船施而春秋獻馬梳及馬鞭復不煩海遠以每  
年貢男女之調則重誓之曰非東日更出西且阿利那禮  
河之逆流及河石昇為星辰而殊闕春秋之朝忍廢梳鞭  
之貢天神地祇共討焉時或曰欲誅新羅王於是皇后曰  
初承神教將授金銀之國又號令三軍曰勿殺自服今既  
獲則國亦人自降服殺之不祥乃解其縛為飼部遂入其  
國中封重寶府庫收圖籍文書即以皇后所執矛樹於新

羅王門為後葉之印故其矛今猶樹于新羅王之門也於  
是高麗百濟二國王聞新羅收圖籍降於日本國密令伺  
其軍勢則知不可勝自來于營外叩頭而歎曰從今以後  
永稱西蕃不絕朝貢故因以定內官家是所謂三韓也皇  
后從新羅還之十二月辛亥生譽田天皇應神天皇於鏡紫  
故時人號其產處曰宇淤也云云皇后御名氣長足姬尊  
稚日本根子彥太日日天皇開化天皇之曾孫氣長宿祿王  
之女也母曰葛城高賴媛足仲彥天皇仲哀天皇二年立為  
皇后幼而聰明睿智貌容壯麗父王異焉治天下六十九  
年夏四月丁丑崩於稚櫻宮時年一百歲冬十月壬申葬  
狹城盾列陵後奉謚神功皇后

魏正始九年新羅沾解王二年高句麗東川王  
二十二年中川王元年百濟古尔王十五年  
夏四月倭



新濟殺于老初倭使葛耶古聘新羅王使于老擯之于老  
言早晚以汝王為盜奴王妃為嬰婢倭主聞之遣將軍于道  
朱君來侵王出居于柚村于老曰今日之寇由臣言致之臣  
請當之遂抵倭軍曰前日之言戲之耳豈意興師至此耶倭  
人執之積薪燒殺之乃去後倭使來聘于老之妻請於王私  
饗之及其醉使人執而焚之倭怒來攻金城不克引去  
近日金富弼以謂于老為時大臣掌軍國事戰之必克不克  
亦不至敗則其謀策必有過人者矣然以一言之悖致兩國  
交兵以取身死樞機之不可不慎如此其妻能不忘讎必欲  
報之有足嘉矣然徒欲報其私怨敢殺來使又致兩國之交  
兵當時君臣不能禁於未然亦不得辭其責矣 臣等按惟  
口出好興戎不可不慎也于老以一言之失構釁小醜召兵

速禍喪身辱國固不足多責矣抑羅之君臣所失亦多倭奴  
遽興忿兵直造國都此正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乃聽于老  
單騎赴敵使賊得以快心焚灸于老雖有失言之罪國之勳  
戚大臣係國家重輕者也委諸賊手而莫之救其失一也大  
臣見殺於敵其為國家之恥大矣是宜興師問罪勦巢覆穴  
則庶可報于老之讎雪前日之恥伸大國之威矣而當時未  
聞征討之舉其失二也如或度勢相時力有所不逮兵有所  
不加則固當絕其聘問拒其來使不與之相好也今乃捨  
當討之罪而猶待以交隣之禮其失三也 之來于老之  
妻私饗醉殺為所天報復在于老之妻則有足多者矣因一  
婦人而殺其信使如國體何其失四也遇一機會而有此四  
失將何以脩內治而禦外侮乎自是兵連禍結外寇益熾



必不由於今日處置失宜之致然也

今按正始六年當日本神功皇后四十五年日本書紀神功皇紀一云禽獲新羅王詣于海邊拔王臙筋令匍匐石上俄而斬之埋沙中則留一人為新羅宰而還之然後新羅王妻不知埋夫屍之地獨有誘宰之情乃詭宰曰汝當令識埋屍之處必篤報之且吾為汝妻於是宰信誘言密告埋屍之處則王妻與國人共議之殺宰更出王屍葬於他處時取宰屍埋于王墓土底以舉王櫬窆其上曰尊卑次第固當如此於是天皇聞之重發震念大起軍眾欲頓滅新羅是以軍船滿海而詣之是時新羅國人悉懼不知所如則相集之殺王妻以謝罪也此與于老妻事相似蓋一時事記之有異而已葛耶古蓋葛城襲津彥之

誤日本書紀曰應神天皇十四年弓月君自百濟來歸因以奏之曰臣領已國之人夫百二十縣而歸化然因新羅人之拒皆留加羅國爰遣葛城襲津彥而召弓月之人夫於加羅然經三年而襲津彥不來焉十六年八月遣平群木菟宿祢的戶田宿祢於加羅仍授精兵詔之曰襲津彥久之不還必由新羅人拒而滯之汝等急往之擊新羅披其道路於是木菟宿祢等進精兵蒞于新羅之境新羅王愕之服其罪乃率弓月之人夫與襲津彥共來焉

今按元康四年當日本應神天皇二十五年  
晉元康五年新羅儒禮王十二年高  
勾麗烽上王四年百濟貴替王十年  
春新羅王謂羣臣曰傳

甲寅 乙卯



人屢犯我城邑百姓不得安居吾欲與百濟共擊之如何  
權對曰我軍不習水戰冒險遠征恐有不測之危况百濟多  
詐常有吞噬之心恐難與同事王曰善

今按元康五年當日本應神天皇二十六年

晉永康元年新羅基臨王三年高句麗烽上王九年美川王元年百濟汾西王三年春正月新羅與倭

國交聘

今按永康元年當日本應神天皇三十一年

晉永嘉六年新羅訖稱王三年高句麗美川王十三年百濟比流王九年三月倭遣使請婚於新羅以阿食急利女送之臣等按春秋之法父母之讎不共戴天今王于老之子于老嘗見殺於倭奴則王之於倭奴有不共之讎包羞忍恥匿怨忘親輕以許嫁何耶魯莊之於齊襄有父之讎方居苦塊無時焉可通也而當其身棄怨釋仇

或主婚或盟或會或狩夫失子道故春秋備書于策詳加譏貶以著忘親之罪今王雖欲辭魯莊之罪得乎嗚呼夫差東狄之君也猶不忘越王之殺其父出入之省終必報復而後乃已今王非特春秋罪人抑亦夫差之罪人與

今按永嘉六年當日本應神天皇四十三年先是四十一年天皇崩年百十歲其後三年之間大鷦鷯尊菟道稚郎子兄弟讓天下不即位當斯時誰請婚乎東國通鑑說甚非也

卷之四

晉建元二年新羅訖解王三十五年高句麗故國 遣使新羅請婚不報  
今按建元二年當日本仁德天皇三十二年我國史諸書



無請婚事

晉穆帝永和元年新羅訖解王三十六年二月倭移書新羅高句麗故國原王十五年百濟契王二年二月倭移書新羅絕交

今按永和元年當日本仁德天皇三十三年

晉永和二年新羅訖解王三十七年高句麗故國原王十六年百濟契王三年近肖古王元年九月倭寇新羅風島進圍金城急王欲出兵擊之伊伐食康世曰賊遠至其鋒不可當不若緩之待其師老王然之閉門不出賊食盡將退命康世率勁騎追擊走之

今按永和二年當日本仁德天皇三十四年

晉哀帝興寧二年新羅奈勿王九年高句麗故國原王三十四年百濟近肖古王十九年夏四月倭大舉侵新羅王懼造草偶人數千持兵列吐含山下伏勇士一千於斧峴東原倭恃衆直進伏發擊其不意倭兵大敗走追擊

殺之幾盡

今按興寧三年當日本仁德天皇五十二年

晉大元十七年新羅奈勿王三十七年高句麗故國壞王九年廣開土王元年百濟辰斯王八年阿莘王元年夏五月倭人來圍新羅金城五日不解將士皆請出戰王曰今賊棄舟深入在於死地鋒不可當閉門固守賊乃退王先遣勇騎二百要其歸路又遣步卒一千追於獨山夾擊大敗之殺獲甚多

今按太元十七年當日本仁德天皇八十年

晉安帝隆安元年新羅奈勿王四十二年高句麗廣開土王六年百濟阿莘王六年夏五月百濟與倭結好遣太子腆支爲質權近曰世子君之儲副其重係乎宗社不可以輕出者也古者諸侯朝於天子有時而不可後故老病者使世子攝已事以行急述職也諸侯相朝本無



未有使世子攝行之禮故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於魯君  
譏之以為取危亂之本也朝且不可況出質乎漢唐以降外  
夷君長或遣世子入侍是以小事大以夷慕華禮亦然矣若  
百濟王以世子映出質于倭則是輕其國本而棄之非類之  
地也苟能修德行政強於自治輯和其民人慎固其封守遣  
使修聘以通隣好倭人雖暴何畏焉乃不能然以千里畏人  
汲汲焉欲結其好出質世嫡度若小夷之事中國而不知恥  
焉衰微甚矣何以為國乎及其薨也二弟相戕國遂危亂微  
解忠獻謀國人殺磔禮則映之復國必不可行矣此可以為  
永世之戒矣

今按隆安元年當日本仁德天皇八十五年

王晉元興元年新羅奈勿王四十七年實聖王元年  
高句麗廣開土王十一年百濟阿莘王十一年三月新羅

遣末斯欣質于倭王常恨奈勿王質已於高句麗思欲釋憾  
於其子而遣之

今按元興元年當日本履中天皇二年末斯欣我國史所  
謂微叱已知歟或作微叱許智皆音之轉也按日本書紀  
神功皇后征新羅新羅王降以微叱已知為質仍資金銀  
彩色及綾羅絲絹載于八十艘船令從官軍此新羅王常  
以八十艘之調貢于日本國之緣也後五年微質許智脫  
去其事頗相似而世之稍後二百餘年詳見下文

晉義熙元年新羅實聖王四年高句麗廣開土  
王十四年百濟阿莘王十四年腆支王元年秋九月百濟  
王阿莘薨太子腆支質倭國不還太子仲弟訓解攝國政以  
待太子之還季弟磔禮殺訓解自立為王腆支聞王訃痛哭  
請歸倭王以兵百人衛送腆支既至國界漢城人解忠迎



日大王棄世，磔禮殺兒，自立願太子早為之計。腆支以倭兵自衛，依海島備之。國人殺磔禮，迎立為王。

今按義熙元年，當履中天皇六年。日本紀阿莘作阿華，腆支作直支。云應神天皇十六年是歲，百濟阿華王薨，天皇

召直支王，謂之曰：汝返於國，以嗣位。仍且賜東韓之地，而遣之。東韓者甘羅城、高難城、爾林城是也。觀此，則腆支歸國履中以前也。

國履中以前也。今按義熙四年，新羅實聖王七年，高勾麗二月，新羅王聞倭人

置營於對馬島，鍊兵儲糧，謀將襲之。欲先其未發，擊破之。舒弗部未斯品曰：臣聞兵凶器，戰危事。况涉巨浸，以伐人，脫或失利，悔不可追。不若依險設關，來則禦之，使不得侵掠。伺其便，出擊之。此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策之上也。王從之。

今按義熙四年，當日本反正天皇三年。

至晉義熙八年，新羅實聖王十一年，高勾麗廣開土王二十一年，百濟腆支王八年。高勾麗請質于新

羅王，遣卜好為質。卜好未斯欣之兄也。王既質未斯欣於倭，憾猶未釋，復以卜好質於高勾麗。

今按義熙八年，當允恭天皇元年。

國晉義熙十四年，新羅訥祇王二年，高勾麗長壽王六年，百濟腆支王十四年。春，新羅遣歌良州于

朴提上，如高勾麗。提上與王弟卜好自高勾麗來。初，王即位，思見未斯欣，卜好求得辯士往說之。聞提上勇而謀，可以濟事。名問曰：吾二弟久質倭，麗何術以生還？提上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論難易而後行，謂之不忠。圖死生而後動，謂之無勇。臣雖無狀，請行。遂聘高勾麗，語王曰：臣聞交隣之道，誠信而已。若交質子，則不及五霸。誠末世之事也。今寡君之愛弟卜好在此，殆將十年。寡君以鵲鳴在原之意，永懷不已。



若大王惠然歸之則若九牛落一毛無所損也而寡君之德  
 大王可量也哉高勾麗王然之許與堤上同歸堤上婆娑王  
 五世孫也○秋新羅朴堤上如倭死之王弟末斯欣自倭來  
 初卜好既還王語堤上曰我念一弟如左右臂今只得一臂  
 乃何堤上曰臣雖駑才既以身許國有何敢辭然高勾麗大  
 國王亦賢臣得以一言悟之若於倭當以謀給不可以口舌  
 諭臣若得罪而逃者及臣既行請囚臣家屬乃以死自誓不  
 見妻子抵栗浦已解纜其妻追至大哭堤上曰我已將命自  
 分必死遂入倭國若叛者倭主疑之先是百濟人入倭國給  
 言新羅與高勾麗將謀伐倭王遂遣兵還戍會高勾麗侵新  
 羅并其邏卒殺之倭主以百濟人言為實及聞新羅王囚末  
 斯欣堤上家屬謂堤上實叛者於是出師將襲新羅仍以堤

上末斯欣為鄉道行至海島諸將密議滅新羅執堤上夫斯  
 欣毒擊以還堤上知之與末斯欣日乘舟若遊玩然倭人不  
 疑堤上勸末斯欣潛還末斯欣曰豈忍捨君而獨行堤上曰  
 若能救公之命而慰大王之情則足矣安敢愛生末斯欣泣  
 辭遁還堤上獨寢舟中晏起以俟末斯欣遠行倭人訶知未  
 斯欣之亡縛堤上追之會煙霧晦冥不及倭主怒囚堤上鞠  
 之曰汝何竊還末斯欣耶堤上曰臣是鷄林之臣欲成吾君  
 之志耳倭主怒曰今汝已為我臣而稱鷄林之臣則必具五  
 刑若稱倭國之臣者必賞以重祿堤上曰寧為鷄林之犬豕  
 不為倭國之臣子寧受鷄林之箠楚不受倭國之爵祿倭主  
 怒刺堤上脚外蒹葭使趨其上問曰汝何國臣曰鷄林之臣  
 又使立於熱鐵上問何國之臣曰鷄林之臣也倭主知不可



瓜乃燒殺木島中王聞之哀慟贈堤上大阿食厚賜其家  
未斯欣娶其第二女未斯欣之來王命六部郊迎及見握手  
相泣置酒極娛作憂息曲慰之後堤上妻率三女上鵝述嶺  
望倭國痛哭而死仍為鵝述神母今有祠 臣等按士生天  
地間所甚重者身也又有重於身者曰忠義志節而已蓋先  
忠義而後其身重志節而輕其身惟天下烈大夫能之今於  
朴堤上見之堤上良州一老于耳王未嘗尊位重祿圖議國  
政堤上亦未有食君之粟任君之事則無死君之義也王聞  
人之薦而舉之遽屬大事而使強鄰其為計危且殆矣堤上  
聞命忠憤慷慨之心自激於中當西使高勾麗也出萬死之  
力掉三寸之舌從容立談之間麗主感悟乃還質子功不細  
矣及東使日邦也吾計得行質子既還自分必死寄命虎狼

之口而不辭其忠肝義膽強毅果敢之氣屹如山岳孰得而  
撼搖哉及倭主備諸酷刑千剉萬苦愈剛愈勁曾不小屈其  
心就死豈非所謂先忠義重志節天下之烈大夫乎嗚呼荆  
軻聶政以匹夫之勇行盜賊之謀然輕生忘死自快於心後  
世猶稱之况忘身徇國視死如歸如堤上者豈易得哉

今按義熙十四年當日本反正天皇三年未斯欣事見上  
又日本書紀曰應神天皇五年春三月己酉新羅王遣汗  
禮斯伐毛麻利叱智富羅母智等朝貢仍有返先質微叱  
許智伐旱之情是以詭詐智伐旱而給之曰使者汗禮斯  
伐毛麻利叱智等告臣曰我王以坐臣久不還而悉沒妻  
子為孥冀暫還本土知虛實而請焉皇太后則聽之因以  
副葛城襲津彥而遣之共到對馬宿于鉏海水門時新羅



使者毛麻利叱智等竊分船及水手載微叱早岐令逃於  
新羅乃造芻靈置微叱智之床伴為病者告襲津彦日微  
叱智忽病之將死襲津彦使人令看病即知欺而捉新羅  
使者三人納檻中以火焚而殺乃詣新羅次于踏鞞津拔  
草羅城還之是時俘人等今桑原佐麻高官忍海凡四邑  
漢人等之始祖也日本書紀說與通鑑朴堤上事大同小  
異蓋世殊事異乎今並書傳疑

甲申 宋元嘉二十一年新羅訥祇王二十八年高  
勾麗長壽王三十二年百濟毗有王十八年夏四月倭寇新  
羅圍金城十日糧盡乃歸王欲出兵追之左右曰兵法窮寇  
勿追王其舍之不聽率數千騎追至獨山東合戰為賊所敗  
將士死者過半王蒼黃棄馬登山賊圍王數重忽昏霧不辨  
咫尺賊謂有陰助收兵乃退

今按元嘉二十一年當日本允恭天皇三十三年

丙辰 宋大明三年新羅慈悲王二年高勾麗  
長壽王四十七年百濟蓋鹵王五年夏五月倭以兵船百  
餘艘襲新羅東邊進圍月城四面矢石如雨王固守賊將退  
出兵擊敗之追至海口賊溺死者過半

今按大明三年當日本雄略天皇三年

卯癸 宋大明七年新羅慈悲王六年高勾麗  
長壽王五十一年百濟蓋鹵王九年春二月倭侵新羅歙  
良城不克而去王命伐智德智伏兵於歸路要擊大敗之王  
以倭屢侵疆場築沿邊二城

今按大明七年當日本雄略天皇七年

卷之七

未巳 唐顯慶四年新羅太宗王六年高勾麗  
寶藏王十八年百濟義慈王十九年春二月新羅將伐百  
濟遣使如唐乞師



庚

唐顯慶五年新羅太宗王七年高句麗寶藏王十九年百濟義慈王二十年

三月唐遣左武衛

大將軍蘇定方等伐百濟初新羅因宿衛金仁問乞師至是帝決意討之徵仁問問道路險易仁問應對甚悉帝悅遂以定方為神丘道行軍大摠管仁問為副大摠管即左驍衛將軍劉伯英龐孝公右武衛將軍馮士貴等水陸十三萬伐百濟勅新羅王為嶠夷道行軍摠管為之聲援○秋七月唐兵與新羅兵圍百濟都城拔之百濟王義慈降唐兵執之以歸時蘇定方金仁問等濟師于伎伐浦百濟合兵熊津口禦之定方出左涯乘高而陣與之戰百濟軍大敗云王與太子孝率左右夜遁保熊津城王宮諸姬走大王浦磊石上墮死後人名其崑為落花次子泰自立為王率眾固守太子之子文思謂隆曰王與太子固在而叔自王唐兵雖解我輩安得

全遂率左右縋城而出民皆從之隆與大佐平千福等出降定方令兵士攀堞立唐旗幟泰窘閉門請命於是義慈率太子孝自熊津城來詣定方降云新羅王自今突城至遣弟監天福露布告捷於唐八月置酒宴定方及將士坐義慈堂下使行酒百濟羣臣莫不嗚咽流涕九月定方以義慈及子孝泰隆演大臣將士八十八人百姓萬二千八百七人渡海還

今按日本書紀曰舒明天皇三年當唐貞觀五年二月庚申朔百

濟王義慈入王子豐章為質

卷之八

新羅 高句麗

唐龍朔元年新羅太宗王八年文  
武王元年高句麗寶藏王二十年 春正月百濟宗室福信等



立故王子扶餘豐爲王豐嘗質於倭福信起兵與浮屠道瑒  
據周留城迎立之西北部皆應引兵圍劉仁願於熊津城時  
郎將劉仁軌坐罪白衣從軍唐詔以爲檢校帶方州刺史將  
前都督王文度之衆便道發新羅兵以救仁願仁軌喜曰天  
將富貴此翁矣請唐曆及廟諱而行曰吾欲掃平東夷願天  
唐正朔於海表仁軌御軍嚴整轉鬪而前福信等立兩柵於  
熊津口拒之仁軌與新羅兵合擊之百濟軍奔入柵爭橋墮  
死者萬餘人福信等乃釋圍退保在存城新羅人以糧盡引  
還於是道瑒自稱領軍將軍福信自稱霜岑將軍招集徒衆  
其勢益張使告仁軌曰聞大唐與新羅約蓋殲百濟遺民以  
國界新羅我與坐而受死豈若力戰而圖存仁軌遣使齎書  
具陳禍福瑒等倍其館使者於外嫚報曰使人官卑我是一

國大將不谷相叅書不谷遣還之仁軌以衆少與仁願合軍  
休士上表請合新羅兵攻之新羅王奉詔遣其將金欽將兵  
救仁軌等至古泗福信邀擊敗之欽自葛嶺遁還新羅不敢  
復出旣而福信殺道瑒并其衆豐不能制福信以仁願孤城  
無援遣使慰之曰大使何時西還當遣相送○二月百濟人  
攻泗泚城新羅王命伊飡品日爲大幢將軍率上州下州誓  
幢郎幢將軍等往救之品日至百濟境分麾下先至豆良尹  
城南相營地百濟人望軍降不整猝出擊之羅軍驚潰大軍  
繼至攻豆良尹城三旬不克○夏四月新羅品日等還至賓  
骨壤猝過百濟軍戰敗兵械輜重失亡殆盡上州郎幢兵遇  
百濟軍於角山進擊克之入其屯堡斬獲二千級王聞軍敗  
遣將軍金純等救之至加尸今津聞軍退乃還王以諸將敗



續論罰有差○秋八月新羅王率諸將會唐兵伐高句麗次  
熊峴攻百濟甕山城拔之先是帝遣金仁問儒敦等還謂曰  
朕既滅百濟除爾國患今高句麗負固與歲狎同惡違事大  
之禮棄善隣之義朕欲同伐以殲垂亡之虜王雖在服重違  
帝命遂以金庾信爲大將軍仍部分二十三摠管自領至始  
館谷有告者曰百濟餘民據甕山城王先遣使諭之不服王  
行次南川州鎮守劉仁願亦自泗泚來會庾信進圍甕山城  
語百濟人曰爾國不冀致大國之討順命者賞不順命者戮  
今汝等獨守孤城欲何爲乎將必塗地不如早降非但全軀  
富貴可期也百濟人曰城雖小食俱足士卒義勇寧爲戰  
死誓不生降庾信笑曰困獸猶鬪此之謂也圍不解九月王  
進次熊峴停集諸摠管親臨誓師涕泣士皆奮勵遂與庾信

合兵圍之先燒大柵斬數千人城陷獲賊將戮之王論賞有  
差○新羅上州摠管品日等率兵攻百濟雨述城斬千餘級  
達率助服恩率波伽等與衆降王賜助服級食仍授古陞耶  
郡太守波伽級食又賜田宅衣物  
今按唐龍朔元年當日本齊明天皇七年我齊明天皇之  
西征天智天皇興大軍欲存百濟皆斯時也日本書紀曰  
齊明天皇六年九月癸卯百濟遣達率闕沙彌覺從等來  
奏曰或本云逃來告難今年七月新羅恃力作勢不親於隣引構  
唐人傾覆百濟君臣總俘略無噍類於是西部恩率鬼室  
福信赫然發憤據任射岐山達率餘自進據中部久麻怒  
利城各營一所誘聚散卒兵盡前役故以格戰新羅軍破  
百濟奪其兵既而濟兵翻銳唐不敢入福信等遂鳩集同



國共保王城國人尊曰佐平福信佐平自進唯福信起神  
武之權興既亡之國冬十月百濟佐平鬼室福信遣佐平  
貴智等來獻唐俘一百餘人今美濃國不破片縣二郡唐  
人等也又乞師請救并乞王子余豐璋曰唐人率我發賊  
來蕩搖我疆場覆我社稷俘我君臣而百濟國遙賴天皇  
護念更鳩集以成邦方今謹願迎百濟國遣侍天朝王子  
豐璋將為國乞師請救聞之古昔扶危繼絕  
著自恒典百濟國窮來歸我以本邦喪亂靡依靡告枕戈  
嘗膽必存拯救遠來表啓志有難奪可分命將軍百道俱  
前雲會雷動俱集沙喙剪其鯨鯢綵彼倒懸宜有司具為  
與之以禮發遣云云十二月庚寅天皇幸于難波宮天皇  
方隨福信所乞之意思幸筑紫將遣救軍而初幸斯備諸

軍器是歲欲為百濟伐新羅乃勅駿河國造船已訖挽至  
績麻郊之時其船夜中無故艫舳相及眾知終敗科野國  
言蠅羣向西飛踰巨坂大十圍許高至蒼天或知救軍敗  
績之惟七年正月壬寅御船西征始就于海路甲辰御船  
到于大伯海庚戌御船泊于伊豫熟田津石湯行宮三月  
庚申御船還至于娜大津居于磐瀨行宮天皇改此名曰  
長津四月百濟福信遣枝上表乞迎其王子紘解五月癸  
卯天皇遷居于朝倉攝廣庭宮是時割除朝倉社木而作  
此宮故神念壞殿由是病死者眾七月丁巳天皇崩于朝  
倉宮皇太子天智素服稱制遷居于長津宮稍聽水表之  
軍政八月遣前將軍大華下阿曇比羅夫連小華下阿邊  
百枝臣等後將軍大華下阿倍引田比羅夫臣大山上物



部連熊大山上守君大石等救百濟仍送兵仗五穀九月  
皇太子御長津宮以織冠授於百濟王子豐璋復以多臣  
蔣敷之妹妻之乃遣大山下狹井連檳榔小山下秦造田  
來津率軍五千餘衛送於本鄉於是豐璋入國之時福信  
迎來誓首奉國朝政皆悉委焉天智天皇元年正月丁巳  
賜百濟佐平鬼室福信次十萬隻絲五百斤綿一千斤布  
一千端韋一千張稻種三千斛三月癸巳賜百濟王布三  
百端五月大將軍大錦中阿曇比羅夫連等率船師一百  
七十艘送豐璋等于百濟國宣勅以豐璋使繼其位又予  
金策於福信而撫其背褒賜爵祿于時豐璋等與福信誓  
首受勅衆為流涕是歲為救百濟修繕兵甲備具船舶儲  
設軍糧

戊至

秋八月蘇定方破高句麗軍於浪江奪馬邑山遂圍平壤城  
唐龍朔二年新羅文武王二十一年春正月新羅王遣金庾信金仁  
問真服良圖等九將軍與留鎮劉仁願率兵數萬以車二千  
餘兩載米四千石租二萬二千餘石赴平壤至風樹村冰滑  
道險車不得行并馱牛馬至七重河人皆懼涉不敢先庾信  
先濟諸軍繼之入嚴境至蒜壤人皆困乏庾信語諸將曰麗  
濟六國為我世讎今不畏死赴難者欲藉大國之力滅二國  
以報國讎諸君宜勉之直趣平壤遇嚴兵於梨峴逆擊克之  
取得兵仗甚多○唐沃沮道摠管龐孝泰與高句麗戰兵敗  
死之初孝泰率嶺南水戰之士軍於蛇水上蓋蘇文迎擊之  
孝泰大敗或勸突圍就劉伯英曹繼叔之營孝泰曰我伏事  
兩代過蒙恩遇高句麗不滅吾必不還我將鄉里子弟五十



餘人今並死盡豈爲一身求活耶蘇文內薄攻之死者累萬  
箭如蠟毛孝泰遂與其子十三人皆死○二月唐遼東道摠  
管蘇定方解平壤圍引兵還先是金庾信等至獐塞道險距  
平壤數里會風雪寒亘人馬疲憊凍死

今按龍朔二年當日本天智天皇元年日本書紀曰齊明  
天皇七年十二月日本救高麗軍將等泊于百濟加巴利  
濱又曰高麗國寒極亘凍唐軍雲車衝棚鼓鉦吼然高麗  
士卒膽勇雄壯故更取唐一壘唯有二塞唐兵抱膝而哭  
天智天皇元年三月唐人新羅人伐高麗高麗乞救國家  
仍遣軍將據疏留城由是唐人不得略其南界新羅不獲  
踰其西壘東國通鑑所記多合我國史然不知我助高麗  
耽羅國主佐平徒冬音律朝新羅初高乙那十五代孫高厚

高淸兄弟三人造舟渡海至于耽津于時客星見于南方太  
史奏曰異國人來朝之象也未幾厚等果來王嘉之稱長子  
曰星主以其動星象也二子曰王子蓋王愛淸令出勝下如  
已子故名之季子曰都內邑號曰耽羅以來時初泊耽津故  
也各賜寶蓋衣帶而遣之不知何王時也後臣屬百濟故以  
佐平爲官號至是來降爲屬國

今按日本紀先是齊明天皇七年五月丁巳耽羅始遣王  
子阿波伎等貢獻其後數來朝故表出耽羅事亦宜參考  
三月新羅王以百濟既平大赦命有司設大醮○秋七月唐  
熊津都督劉仁願等大破百濟兵於熊津帝以平壤軍還勅  
仁願等西歸劉仁軌以爲如此則百濟餘燼不日更興高麗  
逋寇何時可滅乃守便宜擊破福信餘衆於熊津東拔支羅



城及尹城大山沙井等柵殺獲其眾仍分兵鎮守福信等以  
真峴城臨江高險當衝安加兵守之仁軌夜督新羅兵薄城  
板堞比明入城斬殺八百人遂通新羅餉道仁願奏請益兵  
詔左威衛將軍孫仁師為熊津道行軍總管發淄青萊海兵  
七千餘人往就能津時福信專權與豐稔相猜謀殺豐豐帥  
親信掩斬之遣使高勾麗倭國乞師以拒唐兵

今按福信之遭害據我國史天智天皇二年六月也即當  
唐龍朔二年福信者百濟之良將其勢將復百濟豐璋暗  
嫌害之猶項羽之害一范增也百濟自取滅也甚可惜之  
日本紀曰天智天皇二年二月丙戌百濟遣達金受等進  
調是月佐平福信上送唐俘續守言等六月百濟王豐璋  
嫌福信有謀反心以革穿掌而縛時難自決不所為乃

問諸臣曰福信之罪既如此焉可斬不於是達率德執得  
曰此惡逆人不合放捨福信即唾於執得曰腐狗癡奴王  
勤健兒斬而醢首八月甲午新羅以百濟王斬已良將謀  
直入國先取州柔

〔文〕

唐龍朔三年新羅文武王三  
年高勾麗寶藏王二十二年秋九月新羅王及唐熊津總管  
孫仁師等攻百濟周留城拔之扶餘豐奔高勾麗先是仁師  
來與仁願合士氣大振新羅王率金庾信等二十八將來助  
於是諸將議所向或曰林城水陸之衝合先擊之仁軌曰兵  
法避實擊虛加林險而固攻則傷土守則曠日周加留城百  
濟巢穴若克之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及新羅王帥步騎  
仁軌及扶餘隆帥舟師自熊津江進同趨周留城遇倭人於  
白江口新羅軍力戰四合皆克焚其船四百艘

西峯按東國通鑑文武王



九年七月唐拾管薛仁貴遣檄琳潤致書於王其略曰龍  
朔三年倭人來助百濟兵船千艘泊于白沙觀此則千艘  
中焚燬煙焰灼天海水為赤豆陵尹周留等城皆下豐脫  
身走王子忠勝忠志等帥其眾與倭人皆降新羅王謂倭人  
曰我與爾國隔海講和聘問交通未嘗交構何今日與百濟  
謀我今爾之命在我掌握不忍殺之歸語爾王遂縱之分兵  
擊諸城降之獨遲受信所據任存險固糧儲又多攻之三旬  
不下

今按龍朔三年當天智天皇二年日本書紀曰三月遣前  
將軍上毛野君稚子間人連大蓋中將軍巨勢神前臣譯  
語三輪君根麻呂後將軍阿倍引田臣比羅夫大宅臣鎌  
柄率二萬七千人伐新羅六月前將軍上毛野君稚子等  
取新羅沙鼻岐奴江二城八月新羅聞福信之死謀直入

百濟先取州柔於是百濟知賊所計謂諸將曰今聞大日  
本國之救將廬原君臣率健兒萬餘正當越海而至願諸  
將軍等應預圖之我欲自往待饗白村戊戌賊將至於州  
柔繞其王城大唐軍將率戰船一百七十艘陣列於白村  
江戊申日本船師初至者與大唐船師合戰日本不利而  
退大唐堅陣而守已酉日本諸將與百濟王不觀氣象而  
相謂曰我等爭先彼應自退更率日本亂伍中軍之卒進  
擊大唐堅陣之軍大唐便自左右夾船繞戰頃更之際官  
軍敗績赴水溺死者衆艦舳不得迴旋朴市田來津仰天  
而誓切齒而嗔殺數十人於是戰死百濟王豐璋與數人  
乘船逃去高麗九月丁巳百濟州柔城始降於唐甲戌日  
本船師及佐平余自信達率木素貴子谷那音首憶禮福



留并國民等至於氏禮城明日發船始向日本

愚按夫三韓世為我國附庸然新羅忘我恩動輒有虎心百濟納款誠而及其喪亂告急豈可不恤危乎是以齊明天皇天智天皇幸筑紫數興大軍欲存其國然於存亡危急之間福信見枉害三月國遂立墟此豐璋之過也天乎人乎悲夫

十一月唐劉仁軌遣將攻拔任存城云云

子甲

唐麟德元年新羅文武王四年高句麗寶藏王二十三年二月唐遣劉仁願將兵代戍熊津以扶餘隆為熊津都督俾還其國招輯餘眾令與新羅釋憾○三月百濟餘眾又聚泗泚城叛熊津都督發所管兵攻克之

五乙

唐麟德二年新羅文武王五年高句麗寶藏王二十四年秋八月庚子新羅王與劉仁願

扶餘隆同盟于熊津之就利山其誓詞曰往者百濟先王迷於逆順不敦鄰好不睦親姻結托高句麗交通倭國共為殘暴侵削新羅剽邑屠城略無寧歲天子憫一物之失所憐百姓之無辜煩命行人諭以和會負險恃遠侮慢天經皇赫斯怒龔行吊伐旌旗所指一戎大定固可濬官污宅作誠來齎拔本塞源垂訓後昆然懷柔伐叛前王之令典興亡繼絕往哲之通規事必師古傳諸叢冊故立前百濟大司稼正卿扶餘隆為熊津都督守其祭祀保其桑梓依倚新羅長為與國各除宿憾結好和親各承詔命永為藩服仍遣使人右威衛將軍魯城縣公劉仁願親臨勸諭定宣成旨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刑牲歃血共敦終始分災恤患恩如兄弟祇奉綸音不敢失墜既盟之後共保歲寒若有背盟二三其德與兵



動眾侵犯邊陲明神監之百殃是降子孫不育社稷無守禮  
祀磨滅罔有遺餘故作金書鐵券藏之宗廟子孫萬代無敢  
違犯神之聽之是饗是福仁軌之辭也軟訖埋牲幣於壇之  
壬地藏其書於新羅宗廟於是仁軌領新羅使者及百濟耽  
羅倭人四國使浮海西還會祀泰山隆畏眾携散亦歸京師  
後唐以隆為熊津都督帶方郡王遣歸國安輯餘眾仍移安  
東都護府於新城以統之隆畏新羅之強不敢入舊國寄治  
高句麗死百濟遂滅

今按麟德二年當天智天皇四年日本書紀曰九月壬辰

唐國遣朝散大夫沂州司馬上柱國劉德高等等謂有戎

柱國百濟將軍朝大夫柱國郭務悰凡二百五十四人七

月二十八日至對馬九月二十日至于筑紫二十二日

進表十一月辛巳饗賜劉德高等十二月辛亥賜物於劉

德高等是月劉德高等罷歸是歲遣小錦守君大石等於  
大唐云云等謂小山坂冷部連石積大觀此則東國通  
鑑所謂倭人使蓋謂此

### 卷之九

#### 新羅紀

#### 文武王

唐 摠章二年新羅文武王九年秋七月唐摠管薛仁貴遣僧琳潤致書於王  
其略曰至摠章元年百濟渝盟越境侵犯又致書云天朝修  
理戰艦外託征倭欲伐新羅

今按摠章元年當日本天智天皇七年

十年唐咸亨元年八月倭國更號日本自言近日所出以為名

今按咸亨元年當日本天智天皇九年更號日本說唐書



之文也詳見上卷元元集第一和漢春秋曰括地志云和國武后改曰日本國釋日本紀延喜講記曰日本者自唐所號也隋文帝開皇中入唐使小野妹子將改倭號為日本然依隋皇贈物理遂不許至唐武德中始號日本又曰日本當大唐東方故名之纂疏曰日本者日始出之國也故曰日本一義本猶始也陰陽二神始生日神故以日本為名西峯按神功皇后征新羅時新羅王曰吾聞東有神國謂日本即漢建安中也觀此則日本之號久矣非始于唐

卷之十

新羅紀

孝昭王

七年

唐嗣聖十五年

春三月日本國遣使來聘

今按嗣聖十五年當日本文武天皇二年續日本紀曰天之真宗豐祖父天皇文武天皇二年春正月甲子新羅使一金食金弼等貢調物二月甲子金弼德等還蕃四年五月辛酉以直廣肆佐伯宿祢麻呂為遣新羅大使勤大肆佐味朝臣賀佐麻呂為小使太少位各一人大少史各一人冬十月癸亥直廣肆佐伯宿祢麻呂等至自新羅獻孔雀及珍物觀此則東國通鑑以新羅使來為我國使往年

聖德王

二十年

唐開元十九年

春二月日本國以兵船三百艘寇東邊王命

將擊破之

今按開元十九年當日本聖武天皇天平三年此年我國



無伐新羅事續日本紀曰天墜國押開豐櫻彦天皇聖武天皇七年二月癸卯新羅使金相貞入京癸丑遣中納言正三位多治比真人縣守於兵部曹司問新羅使入朝之旨而新羅國報改本號曰玉城國因茲返却其使九年二月己未遣新羅使奏新羅國失常禮不受使旨於是召五位已上并六位已下官人摠四十五人于內裏令陳意見丙寅諸司奏意見表或發兵加征伐三月壬寅遣新羅使副使正六位上大伴宿祢三中等四十人拜朝四月乙巳遣使於伊勢神宮大神社筑紫住吉八幡三社及香椎宮奉幣以告新羅無禮之狀觀此則當斯時新羅得罪本朝欲伐之然其後新羅令王子金泰廉等拜朝改悔前過故不問其罪王子拜朝事見下文

孝成王

午五

六年

唐天寶元年

冬十月日本國使至不納

今按天寶元年當日本天平十四年此年無遣新羅使事新羅不納日本使者非也續日本紀曰天平十四年二月戊寅太宰府言新羅使沙食金欽英等一百八十七人來朝庚辰詔以新京創宮室未成便令右大辨紀朝臣飯麻呂等饗金欽英等於太宰自彼放還觀此則我朝不納新羅使也

惠恭王

未巳

十五年

唐大曆十四年

春三月遣金巖聘日本巖允中庶孫也性聰敏少為伊弉入唐宿衛間就師學陰陽家術自述遁甲立成法示其師師曰不圖明達至此自是不敢以弟子待之及還



爲司天大博士歷守良康漢三州復爲執事侍郎鎮沮江所  
至盡心撫字每農隙教以六陣兵法人皆便之嘗有蝗入界  
蔽野百姓憂懼巖至誠禱之忽風雨作蝗盡斃至是聘日本  
王知其賢欲留之會唐使高鶴林來相見甚懽以巖爲大國  
所不敢留乃還

今按大曆十四年當日本光仁天皇寶龜十年續日本紀  
金巖作金巖無欲留之事曰寶龜十一年正月己巳天皇  
御大極殿受朝唐使判官高鶴林新羅使蔭食金蘭蓀等  
各依儀拜賀辛未新羅使獻方物仍奏曰新羅國王言夫  
新羅者開國以降仰賴聖朝世世天皇恩化不乾舟楫貢  
奉御調年紀久矣然近代以來境內奸寇不獲入朝是以  
謹遣蔭食金蘭蓀級食金巖等貢御調兼賀元正又訪得

遣唐判官海上三狩等隨使進之又依常例進學語生參  
議左大辨正四位下大伴宿祢伯麻呂宣勅曰夫新羅國  
世連舟楫供奉國家其來久矣而泰廉等還國之後不修  
常貢每事無禮所以頃年返却彼使不加接遇但今朕時  
遣使修貢兼賀元正又搜求海上三狩等隨使來此之勤  
朕有嘉焉自今以後如是供奉厚加恩遇待以常禮宜以  
茲狀語汝國王是日宴唐及新羅使於朝堂賜祿有差壬  
申授新羅使蔭食金蘭蓀正五品上副使級食金巖正五  
品下大判官韓奈麻蔭仲業少判事奈麻金貞樂大通事  
韓奈麻金蘇忠三人各從五品下自外六品已下各有差  
並賜當色弁履

哀莊王



三年唐貞元十八年冬十二月授均貞為大阿儉假稱王子欲以質

倭國均貞辭

今按貞元十八年當日本桓武天皇延曆二十一年夫新羅事我之禮厚故王子代國王入朝例也今以均貞欲假稱王子然非其實故均貞辭乎舉王子來例如左續日本紀曰寶字稱德孝謙皇帝天平勝寶二年六月己丑新羅王子金泰廉等拜朝弁貢調因奏曰新羅國王言日本臨天皇朝廷新羅國者始自遠朝世々不絕舟楫並連來奉國家今欲國王親來朝貢進御調而顧念一日无主國政絕亂是以遣王子韓阿儉泰廉代王為首率使下三百七十餘人入朝兼令貢種種御調謹以申聞壬辰是日饗新羅使於朝堂詔曰新羅國來奉朝廷者始自氣長足媛

皇太后平定彼國以至于今為我蕃屏而前王承慶大夫思恭等言行怠慢闕失恒禮由欲遣使問罪之間今彼王軒英改悔前過冀親來庭而為顧國政因遣王子泰廉等代而入朝兼貢御調朕所以嘉歡欵進位賜物又詔自今以後國王親來宜以辭奏如遣餘人入朝必須令齎表文

七年唐憲宗元和元年春日日本遣使來聘

今按元和元年當日本平城天皇大同元年

卷之十六

高麗紀

顯宗

二十年宋天聖七年契丹太平九年秋七月耽羅民貞一等還自日本初



貞一等二十一人泛海漂風到東南極遠島島人長大遍體生毛語言殊異却留七月貞一等七人竊小船東北至日本那沙府乃得生還

今按宋天聖七年當日本後一條天皇長元二年那沙府太宰府也那沙音近太宰

卷之十七

高麗紀

文宗仁孝王

三年宋皇祐元年契丹重熙十八年秋九月日本對馬島遣使送我國漂

風人二十

今按皇祐元年當日本後冷泉天皇永承四年

卷之十八

高麗紀

宣宗思孝王

三年宋哲宗元祐元年遼大安二年六月釋煦還自宋初煦至宋帝引見于垂拱殿侍以客禮寵數渥縹煦請遊方問法詔以主客員外郎楊傑為館伴至吳中諸寺皆迎餞如王臣禮王上表乞令還國詔許東還煦至禮成江王奉太后出奉恩寺以待其迎

迎導儀之盛前古無比煦獻釋典及經書一千卷又於興王寺奏置教藏都監購書於遼宋日本多至四千卷悉皆刊行

今按宋元祐元年當我白河天皇應德三年

十年宋元祐八年遼大安九年秋七月西海道按察使奏安西都護府轄

下延平島巡檢軍捕海舡一艘取載宋人十二倭人十九有

弓箭刀劍甲盔并水銀真珠硫黃法螺等物必是兩國海賊

酉癸

引箭刀劍甲盔并水銀真珠硫黃法螺等物必是兩國海賊



共欲侵我邊鄙者也其兵仗等物請收納官所捕海賊並配  
嶺外賞其巡捕軍士從之

今按元祐八年當日本堀河天皇寬治七年

卷之二十五

高麗紀

毅宗

二十三年宋乾道五年春正月辛奉香里離宮宴羣臣仍賜

宋商及日本所進玩物

今按宋乾道五年當日本高倉天皇嘉應元年

卷之三十一

高麗紀

高宗二

十四年宋寶慶三年金正大四年夏四月倭寇金州防護別監

盧且發兵捕賊船三艘斬三十餘級且獻所獲兵仗○五月

倭寇熊神縣別將鄭金億等潛伏山間突出斬七級賊遁○

日本國寄書謝賊船寇邊之罪仍請修好互市○十二月遣

及第朴寅聘于日本時倭賊侵掠州縣故遣寅講和

今按寶慶三年當日本後堀河天皇安貞元年

十五年宋紹定元年金正大五年秋八月朴寅還自日本寅到日本諭以

歷世和好不宜來侵日本推檢賊倭誅之遂賚和親牒以來

自是侵掠稍息崔瑀給銀瓶五段子六十匹布五百匹米豆

五十碩鞍馬以賞之

今按紹定元年當安貞二年寅事宜參考東文選見下

卷之三十二



高麗紀

高宗三

三十一年宋淳祐四年春二月有司劾奏前濟州副使盧孝貞判

官李珪在任時日本商船遇颶風敗於州境孝貞等私取綾

絹銀珠等物徵孝貞銀二十八斤珪二十斤流于島

今按宋淳祐四年當日本後嵯峨天皇寬元二年

卷之三十四

高麗紀

元宗順孝王一

四年宋景定四年蒙古中統四年夏四月遣大官署丞洪汙詹事府錄事

郭王府如日本國請禁賊牒曰自兩國交通以來歲常進奉

一皮船不過二艘設有他船枉憑他事濫擾我沿海村

加懲禁以為定約今春貴國船一艘入熊神縣勿島掠其貢

船又入椽島奪我民產甚乖交通之意請徵還所掠之物以

固兩國和親之義○秋八月洪汙等還自日本曰窮推海賊

乃對馬島倭也徵米二十碩馬麥三十碩牛皮七十領而來

今按景定四年當日本龜山天皇弘長三年

七年宋咸淳二年蒙古至元三年冬十一月蒙古遣黑的殷弘等來詔曰

今爾國人趙彞來告日本與爾國為近隣典章政治有足嘉

者漢唐而下亦或通使中國故今遣黑的等往日本欲與通

和卿其道遠去使以徹彼疆開悟東方向風慕義茲事之責

卿宜任之勿以風濤險阻為辭勿以未嘗通好為解恐彼不

順命有阻去使為托卿之忠誠於斯可見卿其勉之彞本咸

安人初為僧後歸俗叛入蒙古能解諸國語出入帝所以讒



毀本國爲事。命樞密院副使宋君斐侍御使金贊與黑的等往日本。

今按咸淳二年當日本龜山天皇文永三年。

八年宋咸淳三年蒙古至元四年春正月宋君斐金贊與黑的等往巨濟

松邊浦畏風濤之險遂還王又令君斐隨黑的如蒙古奏曰

詔旨所諭導遠使臣通好日本事謹遣陪臣宋君斐等伴使

臣以往至巨濟縣遙望對馬島見大洋萬里風濤蹴天意謂

危險若此安可奉土國使臣冒險進雖至對馬島彼俗頑

獷無禮義設有不軌將如之何是以與俱而還且日本素與

小邦未嘗通好但對馬島人時因貿易往來金州耳小邦自

陛下即祚以來深蒙仁恤三十年兵革之餘稍得蘇息縣縣

存喘聖恩天大誓欲報効如有可爲之勢而不盡心力有

天日○秋八月宋君斐等與黑的殷勤復來帝諭曰向者遣

使招懷日本委卿嚮導不意卿以辭爲辭遂令徒還意者日

本既通好則必盡知爾國虛實故托以他辭然爾國人在京

師者不少卿之計亦疎矣且天命難謀人道貴誠卿先後食

言多矣宜自省焉今日日本之事一委於卿卿其體朕此意通

諭日本以必得要領爲期卿嘗有言聖恩天大誓欲報効此

非報効而何李藏用以書贈黑的等曰日本阻海萬里雖或

與中國相通未嘗歲修職貢故中國亦不以爲意來則撫之

去則絕之以爲得之無益於王化棄之無損於皇威也今聖

明在上日月所照盡爲臣妾蠢爾小夷敢有不服乎然蜂虻

之毒豈可無慮國書之降亦甚未宜階文帝時上書云日生

處天子致書于日沒處天子其驕傲不識名分如此安知遣



風不存乎國書既入脫有驕傲之吝不敬之辭欲捨之則爲  
大朝之累欲取之則風濤艱險非王師萬全之地陪臣固知  
大朝寬厚之政亦非必欲致之偶因人之上言姑試之耳然  
取捨如彼尺一之封莫如不降之爲得也且豈不聞大朝功  
德之盛哉既聞之計當入朝然而不到蓋恃其海遠耳然則  
期以歲月徐觀其至否至則獎其內附否則置之度外任其  
蠶食自活於相忘之域實聖人天覆無私之至德也陪臣再  
觀天陛親承次渥今雖在遐陬犬馬之誠思効萬一耳蓋藏  
用度日本竟不至將累我國故密以書貽黑的欲令轉聞以  
寢招懷之事然不先聞於王故王疑有貳心即配雲興烏接  
伴起居舍人潘阜亦坐不告流彩雲烏阜方對黑的武士突  
入曳出黑的怒詰問知之乃還藏用書且曰我若歸奏此書

幸而聽之天下之福也如不之聽於汝國亦有何罪固止之  
由是皆獲免○遣起居舍人潘阜賚蒙古書及國書如日本  
蒙古書曰大蒙古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  
境土相接云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國書曰我國  
臣事蒙古大國稟正朔有年矣皇帝仁明以天下爲一家視  
遠如邇日月所照咸仰其德今欲通好於貴國而詔寡人云  
日本與高麗爲隣典章政治有足嘉者漢唐而下屢通中國  
故特遣書以往勿以風濤阻險爲辭其旨嚴切茲不獲已遣  
其官某奉皇帝書前去貴國之通好中國無代無之况今皇  
帝之欲通好貴國者非利其貢獻蓋欲以無外之名高於天  
下耳若得貴國之通好必厚待之其遣一介之使以往觀之  
何如也貴國商酌焉○冬十一月遣弟安慶公涓如蒙古賀



正因告更遣潘阜使於日本

今按咸淳三年當文永四年

九年宋咸淳四年蒙古至元五年二月安慶公涓還自蒙古賜王西錦一

匹曆日一道初帝以趙以夔之譖怒不解親勅涓曰前日爾

國所奏朕今說之爾其詳聽云爾與日本交通爾國人來

居此者無不知之爾於前日何言未嘗交通以欺朕乎爾等

所奏皆是妄說不必答也○六月蒙古遣吾都止借李藏用

來閱戰艦軍額初藏用謁帝帝曰朕命爾國出師助戰云

爾等不知出師將討何國是乃欲討宋與日本耳今朕視爾

國猶一家爾國有難朕不救乎朕征不庭之國爾國出師助

戰亦宜也爾歸語王造戰艦一千艘其大可載米三四千碩

者云帝又曰爾國於宋風順則可爾三日而至日本則朝

辰戊

發夕至云云○秋七月遣閣門使孫貴郎將吳惟碩如蒙

古賀節日又遣起居舍人潘阜偕行上書曰向詔臣以宣諭

日本臣即差陪臣潘阜奉皇帝璽書并管臣書及國贖往諭

其國便不納王都留置西偏太宰府者凡五月館待甚薄授

以詔旨而無報章又贈國贖多方告諭竟不聽逼而送之以

故不得要領而還未副聖慮惶懼實深○冬十月蒙古遣明

威將軍都統領脫朵兒武德將軍統領王國昌武略將軍副

統領劉傑等來閱軍額戰艦仍視日本水道黑山島又令耽

羅別造船百艘王使郎將朴臣甫都兵馬錄事禹天錫從國

昌劉傑等往視黑山島○十一月蒙古遣兵部侍郎黑的禮

部侍郎殷弘等來詔曰向委卿導達使者送至日本卿乃飾

辭以為風浪險阻不可輕涉中道乃還其言若是今潘阜等



何由得達今來奏有潘阜至日本遍而送還之語此亦安足  
取信今復遣使以往期於必達卿當令重臣導達毋致如前  
替阻○十二月遣知門下省事申思佺侍郎陳子厚起居舍  
人潘阜偕黑的殷弘如日本  
今按咸淳四年當日本文永五年  
卷之三十五

高麗紀

元宗二

十年宋咸淳五年蒙古古至元六年三月黑的及申思佺等至對馬島執倭  
二人以還○夏四月遣叅知政事申思佺偕黑的以倭二人  
如蒙古○秋七月蒙古使于婁大等遣還倭人初申思佺以  
倭人謁帝帝喜曰爾王祇稟朕命爾等不以險難為辭入不

測之地生還復命忠節可嘉厚賜匹帛又謂倭人曰爾國朝  
覲中國其來尚矣今朕欲爾國之來朝非以逼汝也但欲垂  
名於後耳賚予甚稠

今按咸淳五年當文永六年

十一年

宋咸淳六年蒙古古至元七年

十二月世子謀還自蒙古帝命斷事

官不花孟祺等俱來詔曰云且爾國與南宋日本交通卿  
惑於小人之言以為無有今歲行省獲南宋商船及日本人  
嘗往來爾國者以告朕知卿平日之言皆詐也

今按咸淳六年當文永七年

卷之三十一

高麗紀

元宗三



十二年

宋咸淳七年蒙古古至元八年

春正月遣樞密院使金鍊如蒙古請

婚且辨與日本南宋交通○蒙古遣秘書監趙良弼來詔曰

朕惟日本自昔通好中國又與卿國地相密通故嘗詔卿導

遠去使講信修睦為渠疆吏所梗不獲明諭朕意後以林衍

之故不暇及今既輯爾家復遣趙良弼充國信使期于必達

仍遣忽林赤王國昌洪茶丘將兵送抵海上比使者還姑令

金州等處屯駐所需糧餉卿可委官赴彼逐近供給鳩集船

艦待於金州無致替緩匱乏王迎詔于郊茶丘見王不拜又

以中書省牒來索其叔父百壽王拜百壽樞密副使致仕將

遣之茶丘故為遷延竟不借去蓋欲激帝怒而危國家也○

趙良弼請與倭臣康允紹偕行王不得已從之○三月蒙古

遣忻都及史樞等代阿海詔曰朕嘗遣信使通諭日本不謂

執迷固閉難以善言開諭此卿所知今將經略於彼勅有司  
發卒屯田用為進取之計庶免爾國他日轉輸之勞仍復遣  
使持書先示招懷卿其悉心盡慮裨贊方略期於有成以稱  
朕意

今按咸淳七年當文永八年

十三年

宋咸淳八年元至元九年

春正月趙良弼還自日本遣書狀官張

鐸率日本使十二人如元○二月世子謀至自元世子久留

燕京從者皆愁思東歸勸世子以東征事請帝而還云世

子知之不得已遂告都省以請于帝曰惟日本未蒙聖化戰

艦兵糧方在所須儻以此事委臣庶幾勉盡心力小助王師

帝遣斷事官不花郎中馬絳護世子還國中盡省移文令具

舟糧助征國人見世子辨髮胡服皆歎息至有泣下者○夏



四月日本使還自元張鐸宣帝命曰譯語別將徐偁校尉金貯使日本有功宜加大職於是拜偁為將軍貯為郎將遣御史康之郡護日本使還其國○秋七月倭船到金州慶尚道安撫使曹子一恐交通事覺獲謹于元密令還國洪茶丘聞之嚴鞠子一鍛鍊其辭聞于帝遂殺之

今按咸淳八年當文永九年高麗懦弱王子沈綿盜賊間遂至於辮髮胡服其國人歎息而泣者宜也我朝不通好于蒙古不失神國風可謂全盛也高麗世為日本附庸而終黨蒙古故日本人到于今罵異類曰牟苦梨骨口離乃蒙古高勾麗之轉音也

十四年宋咸淳九年元至元十年三月元復遣趙良弼如日本招諭良弼至大宰府不得入國都而還

今按咸淳九年當文永十年趙良弼事見元史在上卷不得入國都證之我國記吉續記曰文永八年十月廿三日先是蒙古船著今津郡此地自太宰府相隔一二里奉牒狀依此事東使人洛向西園寺亞相亭亞相參仙洞執奏故今日可有評定之由帥中納言奉行廿四日蒙古事去夜評議關白華山院前右大臣內大臣權大納言吉田中納言帥中納言等相議云初蒙古使曰當持參牒狀于國都若不然而則不可手釋牒狀太宰少卿曰蠻貊無入國都例使亦雖有所對遂不能入帝都使者乃寫牒狀與少卿關東進之彼狀意數投牒狀而無報故今以十一月為期猶無答書可藏兵船衆議曰當有答書於是菅原長成草創之而無報十五年宋咸淳十年元至元十一年三月元遣使來命發軍五千助征日



本時全羅州道造船洪茶丘所領監造軍供給不足輸東京  
晉州道內米與之王患徭役之煩轉輸之弊有防農務遣上  
將軍李汾禧往稅茶丘頗丘頗然之每一船留五十人其餘  
悉放歸農○夏四月遣諫議大夫郭汝弼如元上表曰向者  
洪茶丘移書金方慶曰船三百艘梢工水手一萬五千人宜  
先備之小邦地偏人稀加以喪亂往者征耽羅兵卒高師悉  
赴造舡之役今征日本之師將於何出小邦北界諸城及西  
海道連租之民往投東寧府者皆習操舟請悉刷還以補軍  
額又自庚午至今五年供軍糧餉早曾乏絕今此造船屯田  
及洪揔管軍濟州留守軍糧悉令陪臣及百姓供給尚不能  
繼特蒙聖慈運米二萬碩以補之又賜糧價絹匹報謝無階  
然公私既竭又因造船農失其業貨絹疋糧恐不如意○秋

八月日本征討都元帥忽敦來自元○冬十月都督使金方  
慶將中軍朴之亮金忻知兵馬事任愷爲副使樞密院副使  
金侁爲左軍使韋得儒知兵馬事孫世貞爲副使上將軍金  
文庇爲右軍使羅裕朴保知兵馬事潘阜爲副使號三翼軍  
與元都元帥忽敦右副元帥洪茶丘右副元帥劉復亨以蒙  
漢軍一萬五千我軍八千梢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戰艦九  
百餘艘發合浦越十一日船至一岐島倭兵陣於岸上之亮  
趙朴逐之倭請降而復戰茶丘與之亮朴擊殺千餘級捨舟  
三郎浦分道以進取殺過當倭兵突至衝中軍方慶拔一鳴  
矢厲聲大鳴倭辟易而走之亮忻朴李唐公金天椽申奕等  
殊死戰倭兵大敗伏屍如麻忽敦曰雖蒙人習戰何以加此  
諸軍終日戰及暮乃解方慶謂忽敦茶丘曰我兵雖少已入



敵境人自為戰即孟明焚舟淮陰背水也請復決戰忽敦曰  
小敵之堅大敵之擒策瘦兵戰大敵非完計也不若回軍復  
亨中流矢先登舟故遂引兵還會夜大風雨戰艦觸巖崖多  
敗旣墮水死

今按咸淳十年當文永十一年

八日日本... 咸淳十年... 文永十一年... 今按咸淳十年當文永十一年



